



青春疼痛

我造就了它，它是我的魔障，亦是我的夢魘。

一片漆黑，整個人像是浸入了濃墨色的烈酒裡，我無法呼吸，窒息的痛苦促使我抓住自己脖子掙扎，我想睜開眼睛，可是一掀開眼皮，可怖的暗色液體就會侵犯我的瞳孔，我害怕到了極致，整個腦袋都在叫囂著恐懼，這裡到底是哪裡！

我嘶吼著坐起身子，愣然的望著眼前的景象，這裡是一排三張床的學校宿舍，室友似乎都睡的很沉，但不可避免還是驚動了一個人，左邊床位的舍友睡眼朦朧的撐起身子問我怎麼了，我望著她疲倦的臉孔輕輕的搖了搖頭，待她重新睡下，我輕手輕腳的走出房間。

情況不知道何時變的如此糟糕，慣性發作的腸胃炎讓胃部無時無刻都處於灼燒狀態，每個夜晚連闔上雙眼都是一種試煉，休憩時間侵入腦袋的恐怖噩夢使我恐懼睡眠，我開始熬夜，眼眶周圍渲染上狼狽的黑眼圈，於過分安靜的凌晨時分站在宿舍的窗戶前，睜著發紅的眼睛瞪視著懸掛在高空的月亮，我覺得自己站在地獄邊緣，既過不去，也走不了。

外界的聲響只要穿過我的耳膜就會被扭曲成嘈雜的喧譁，所有外界的一切都變得擾心煩人，哪怕是他人的溫柔安慰在我耳中都成了蓄意針對。

吞嚥食物成了困難的關卡，口腔在進行咀嚼的動作，身體卻不斷的觸發乾嘔反應，而胃部彷彿無底的洞穴吼叫著飢餓，大量的食物進到我的胃裡，它們都還沒有機會被吸收，我便像個酗酒過度的醉漢搖搖晃晃的奔進廁所，對著瓷白的馬桶將手指伸進自己的嘴巴裡，指節抵著喉嚨摳挖，未修剪的指甲幾乎刮傷我柔軟的喉道，但我停不下來，直到催吐行為達到效果，我乾嘔著噙出鼻涕和淚水，吞進胃裡的食材泛著一股難聞的酸味滑出口腔落進馬桶裡，我大力喘息著坐在廁所的地面，眼淚肆意的在我的臉頰刻著記號，我哭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得幾乎喘不過氣，不斷打著哭嗚向空無一人的空氣喊著救救我，所有求救的都在狹窄的空間內繞成回音。

我開始尋求救贖。

在炎熱的夏日攢著健保卡走進醫院，渾渾噩噩的在櫃台掛號，頂著一頭未經梳理的蓬亂頭髮走進精神科的診間，醫生和藹可親，眼神填充著憐憫，此刻的醫生就是上帝，而我是受到神眷顧的千萬個子民之一，我什麼都說出口，講我的痛苦，道我的狼狽，素面朝天的臉孔不用擔心眼淚滑下會破壞精緻的妝容，醫生望著我顫抖的蒼白唇瓣在白紙上寫下我的病症。

身心症，心理壓力嚴重影響生理，催吐行為歸類為自我傷害，如若倔強著不看醫生，便會進一步成為暴食嘔吐症，走出醫院，紅腫的眼眶裡又滴出淚水，無力感與悲憤化為海浪，在我的狹小的心臟漲潮，我從此刻開始怨天尤人，為什麼是我？明明世界有七十億的人口為什麼偏偏是我？甚至自私的想要全世界給我這個無名小卒陪葬。

而我依然沒有得救。

用著虛弱的精神找尋生病的原因，尋覓到真相的那一刻沒有得到想像中的救贖，只是瞪大充滿血絲的眼睛更加的歇斯底里，我站在被稱為避風港的家，失控的摔著化妝品，家人愕然的看著失控的我，他們原先並不相信正處於花樣年華的青少年會得到心理疾病，此刻我盯著他們驚慌的臉孔，腦袋裡湧入了許多在成長過程中刻意被我忽略掉的疼痛。

幼時跟在父母身邊四處奔波，一天有時只能嚐到一餐。在寒冷的冬日裡母親抱著我，我們站在戶外的浴室裡發抖著洗冷水澡。母親有重度憂鬱症，時常有自我傷害的行為，在一次為我梳理頭髮時，拿起梳子的尖端便往自己的手腕大力扎下，我哭著拉住母親的手，阻止她傷痕累累的手腕再多一道痕跡。親生姐姐是班級前五名，我的成績不夠理想，於是被推出家人疼愛的範圍，我朝著我有興趣的方向前進，想努力拚出厲害的成績讓家人以我為榮，偏偏傳統家庭認為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，我抓著朗讀比賽的獎狀跪坐在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房間不甘心的哭泣。國中時甩下書包站在家庭式美髮店打工，穿著校服看著在外頭走過的同年齡的學生，我咬緊牙關動著因過敏反應幾乎潰爛的雙手為客人洗頭。

我滿臉淚痕滑坐在地板上，在家人錯愕的目光下將手指伸進喉嚨裡急切的摳挖著，催吐行為引起的嘔吐反應讓我生病的心靈得到扭曲的安慰，只有如此極端的快感才能遮掩所有痛苦與不堪，我瘋瘋癲癲的勾起笑容，穩不住腿腳依然固執的站起身子，打開客廳的門奔到外頭，赤著腳踩著炙熱的柏油路跑到溪邊，我站在護欄前定住腳步，彷彿世界只剩下我孤伶伶一個人，每個人都在前進，唯有我懷抱著傷痕站在原地被枷鎖禁錮，我閉上眼睛將左腳向前踏了一步。

「我也曾經想要撒手離開。」我坐在輔導室的椅子上緩緩的睜開眼眸。

「我也曾深困在惡臭的沼澤裡，一腳踩進絕望的流沙，並且自願下陷。是啊，我的病還是沒好，是啊，那時的确是因為死不了所以繼續活著，但是……現在的我再也找不到離去的理由。」

我在一片暗色的絕望裡抓緊根本看不清形體的繩索，即便我沒有看見拯救我的光芒存在，但是，何必去管那些呢？我已經停滯在絕望的深淵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了，我不願意於此污穢的泥沼慢性腐爛，我不願意再浪費得來不易的生命時間，我就這樣緩慢的向上攀爬著，熾熱的陽光或許不會照亮永恆的黑夜，即使會有跌回深淵的可能性。

它是我造就的魔障和夢魘，所以只有我自己能成為自己的救贖。